

行街（組畫之一）

百子里、三家里、士他花利街、
威靈頓街，足下香港，敲出獨特
的城市音符。

中環上環，仍然有許多有趣的街景。

沿荷里活道向西走，專為西人而設的東方風采，專為香港人而設半西半中的品味，混和在一條街上，中西文化交流變得如此具體，不必搬許多學術名詞，往那裏走走，像讀完一篇文化論文。

新建築物特有的油漆灰水味還沒散去，添福，說有多俗氣就多俗氣的大廈名字。不，多中國就有多中國的農村身世。

由三樓走下來（三樓？2字樓？）已經看完極富泰、豪華、雅致的紙張，一樓是個藝廊，劉掬色版畫在那兒展出。柯式印刷機、彩色影印機、拼貼……對我來說是陌生的畫具和技法。寂寞的畫廊，「窗外香

▼ 劉掬色《窗外香港》



港」的燈光，忽然閃亂我的心神，遙遠、模糊、錯綜點染如在夢中，我幾乎忘了看窗內的世界。燈光竟成一種羈絆，微弱卻深厚。然後，「六月裏的一個早晨」，另一段時空，我故意把視線迅速移開，卻又不忍地再深深注視，凌亂如幽靈的影像，畫家彷彿也有點煩燥，畫面上透露了粗暴的痕迹。

冷靜的牆壁上，掛着熱切的顏色。我沿梯而下，西方的懷舊迎上來。蹲下去看一個桃木小櫃，小抽屜最好盛載小小中國白玉飾件。我拉開抽屜，又關上了，坐在寫字桌前的人抬頭說：隨便看看。

隨便看看，隔壁就是卑利街。

街邊老婦攤開一地舊衣服、雜物，五元兩件，她對我說。宏昌醬園的冬菇蝦米髮菜腐竹霸佔了整段行人路。久違的酸筍味吸引着我，



那種酸鹹得很曖昧的氣味，很熟悉，酸筍蒸魚雲，只有母親和我吃。
百子里、三家里、士他花利街、威靈頓街，足下香港，敲出獨特的城市音符。

一九九四年十月廿四日

行街（組畫之二）

有些街景已經消失，
我永遠如此後悔。

攝錄機那麼方便，我也買了一具，但行街的時候，總忘記帶在身邊——也沒有理由，天天帶住一個小機器，滿街走。帶着，也後悔有點遲了，有些街景已經消失，我永遠如此後悔。

沒有拍下利舞台、沒有拍下灣仔循道禮拜堂。那天，我正在想灣仔洛克道的四層高連走馬大騎樓的舊樓，只剩下了舊日風光極度的巴喇沙舞廳那一幢了，該拍下來。走馬大騎樓？怎麼走馬？一時間難對青年人說得明白。想都沒想完，它就拆了。

灣仔還有幢四層高唐樓，是間當舖、掛着大押字樣。進門一塊大木板，紅色押字擋住街外人的視線。也遮住高高在上、有鐵欄柵的櫃枱。我沒進去過，只在粵語長片中看過，廣東人叫進當舖做「舉嘢」，



把要當的東西高高舉起來給朝奉定價。小時候，常常擔心，萬一要
去「舉嘢」，自己生得矮，怎樣才可以把東西遞上去。有一次忍不住把這
憂慮告訴母親，她瞪着眼：「癲嘅，好諗唔諗。」

這幢當舖要拍下來。

深水埗幾家阿伯坐鋪的小金鋪，轉眼就會消失，新填地街大桶涼茶鋪也保不久了。我不買金飾，不飲涼茶，忽然，發現潮流興買金，是站着看站着買，沒有阿娘阿婆坐上半天磨價的風景。涼茶鋪燈火輝煌，牛奶木瓜、芒果西米撈（西米撈？），涼茶變成配角，但也不便宜。偶爾一家，兩個大銅壺，擦得閃閃生光，過於張揚，已非昔日貧下階層放下一毛子，就可解暑治病的樸素。

小金鋪小涼茶鋪要拍下來。

「上海灘」，扮古老的店面和櫥窗，很可笑。灣仔洛克道曾有過一間沒有門的裁縫鋪，大裁牀一張，鋪着發黃白布，裁縫佬穿白笠衫，軟尺搭在頸後，一切順其自然。

沒有拍下來，只好腦中重播。

一九九四年十月廿五日



是「駱克」還是「洛克」？

從街名可窺探一個城市的身世。香港曾為英國殖民地，許多街名都以治港英人的名字命名，其中「駱克道」就譯自十九世紀末時任輔政司 J. Steward Lockhart 的姓氏 Lockhart。「駱克」是官定譯法，譯名用「駱」，也許因為「駱」是中國姓氏。有趣的是，許多灣仔老街坊卻記得從前「駱克道」的路牌寫作「洛克道」，到底何以有此一說，現已難以稽考，反正今天許多人連駱克道名字的由來都不知道，是「駱」還是「洛」也不必深究了。

不過，史超域·駱克先生大概想不到，當年以其堂堂輔政司命名的街道，後來漸漸演變成燈紅酒綠之地。駱克道頭段因為鄰近碼頭，在香港回歸前是外國水兵上岸消遣的集中地，該區酒吧的生意興旺，夜夜笙歌，人稱這段為「酒吧街」。踏入連接柯布連道一段，滿街是地板、燈飾、牆紙、室內設計的店鋪，氣氛驟然不同，是一片老實營生的景致。數步之遙，風景各異，必須親身走走，才能感受這份「行街」之趣。

